

唱出了名或受观众欢迎的戏，不见得就是演员自以为最能尽现他艺术才情的作品

马先生还有一出戏《淮河营》，十老之一的蒯彻冒死说服性情暴躁的刘邦之子刘苋，也是念白多而唱段少。我听张学津谈演此戏的体会：一场戏下来，嘴里头一点唾沫星子也没有了。

这里又让我们领悟到这一点：唱出了名或受观众欢迎的戏，不见得就是演员自以为最能尽现他艺术才情的作品。盖叫天有一年演全本《林冲》，前面都是文戏，老实说，台下的观众几乎有点坐不住了，好不容易挨到林冲发配路过柴家庄，棒打教头爷的那一场，观众这才舒了一口气，终于看到盖叫天动武了。但盖叫天却坚持说他前面的文戏其实比武戏演得好，因为他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林冲从一个顺从的军官变成一个叛逆的好汉的经过。盖老的要点是不能演得太火，始终不能损害英雄的形象。

一出折子戏和一台整本的戏究竟哪一种受群众欢迎?也很难说,要看演员怎么演,还要看整本戏是不是场场都有看头。名旦赵燕侠从前到上海,演《玉堂春》总是从“嫖院”起到“团圆”止,让你看了个够。据我的体会观众的精力其实有限,不一定场场都能提得起劲来。直到“会审”上场,全场观众精神都为之一振,这是全剧的精华,也是赵燕侠最能施展她连唱带做的功力的部分。唱则口齿清晰,做则眼到手到意到神到,台下的掌声,也在这一场达到了高潮。

马须派生张学津曾对我说:“我父亲(张君秋)最叫座的戏是什么?是《起解·会审》。他自己组团时,如果碰到经济上周转不过来了,就演《起解·

会审》,海报一贴出去,准满,连演出三天,团里的一切开销都解决了。”

张君秋的《起解·会审》所以有如此号召力,无疑就是张先生实在唱得好。张先生的唱腔已经独标一帜地成为“张派”,后起的女旦演员纷起风从。张派的名剧如《状元媒》、《望江亭》、《诗文会》等时有露演。但我还是觉得张先生唱的老戏听起来更加过瘾,《起解·会审》是最令人折服的。花腔太多并不等于唱得就有新意,听上去还是原来的梅派风格,却增添了一种摇曳生姿的风韵,其实很难唱,所以一般的女花旦轻易都不敢动《起解·会审》,因为凭的是真功夫。演全本《玉堂春》不过是说了一个从头至尾的故事,而真正有声有色的章节就是《起解·会审》。演员如唱不好这两折,整本的《玉堂春》也演不了。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全本的《战宛城》。如参演的花脸、武生、花旦、武丑都是出色当行的名家,这戏演来就花团锦簇,十分好看,否则就一点劲道提不起来。《战宛城》讲的是曹操领兵攻打宛城,守将张绣听谋士贾诩的建议,不要硬顶,先行投降,再觐觐反攻。曹操不战而胜,志得意满,竟与张绣的婢母邹氏通奸,不想被张绣发觉,忍无可忍,便与贾诩定计,先搞掉了守卫在曹操身边的猛将典韦,然后夜袭曹营,曹操狼狽出逃,他的大儿子为掩护父亲,中箭而亡。最后在许褚等几位猛将力战之下,曹操得以脱围,却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这出戏的好看之处在于每个主要角色都有显露身手的场次。曹操

说是她生来的感情丰沛,敏感而细腻所带来的特质吧!

说邓丽君是天才型歌手并不公平,她的努力其实很少人看见。每天早上五点多,天还没有全亮,她就得摸黑起床,由邓爸骑着脚踏车载到淡水河边去吊嗓子,每天对着河水,向天引吭做发声练习,把嗓子拉开。邓爸如果没空,就由费老师载去,风雨无阻,不分假日,她声音的清亮干净,运气转音自如,这个发声练习的基本功绝对是一大主因。邓妈妈心疼地说:“你想想,才十岁不到的孩子,哪个不贪睡呢?她就是有这个毅力,每天清晨挣扎着起来练唱,有的时候刮风啦、下雨啦,骑车也要穿雨衣很不方便,我就建议今天别去了,她还跟我说:‘老师说做人要坚持,学习要有毅力!’她那么活泼有词,我当然只好还是让她去练习啰!”

头发已斑白的费老师十分感慨地说:“邓丽君这孩子真的很贴心,小学毕业很多年了,她一直都没有忘记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我,问问我的健康情形好不好?教学辛苦不辛苦?甚至在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还会寄几张演唱门票,请我带着太太一起去,她还记得我小时候照顾过她。我们俩一起去看她的表演,每一次都是在台下含着眼泪听的,我一生教过多少学生啊!却极少见这样懂得尊师重道的,尤其是她都已经这么走红,还如此知恩、报恩,把小学老师当一回事儿,我真的,真的……非常欣慰!”这样大男人的泪水,不是我在采访行程中第一次看到,邓丽君总有让我意外的小故事,在每个与她不同生命交会的故事里,拼凑出她的生命样貌。

另一位对她印象也很深刻的是李复扬老师,当她五六年级时,代表班上参加很多次演讲比赛、朗诵比赛,她的演讲稿都由导师李复扬亲自撰写,交给她背诵。李老师当时有个弟弟正在读大学,也有一些参加演讲比赛的经验,就特地到学校来帮忙教她哪一句要加强语气,在演讲台上要注意台风,连上台、下台都要注意细节,演讲时要很自然地比出手势,最重要的是练胆识。他不但叫她在自己班上演练一遍,李老师还带着她到每个班上都去试讲。她果然不负众望地过关斩将,得到全校第一,又代表芦洲小学抱得全县第一的大奖回来。



马连良在《甘露寺》中饰乔玄

的戏主要在第一场“马踏青苗”。曹营大军声势浩荡地已经来到离宛城不远的郊外,见田中的禾苗长势正旺,曹操便下令部队行进时要十分小心,谁要是践踏了一块禾苗定斩不赦。言犹在耳,不想他自己乘坐的马竟受惊窜到田里去糟蹋了一大片。曹操不能自食其言,便作势要拔剑自刎,诸将慌忙拦阻。最后决定宰了自己的马,割了自己的头发,算是为部下作出了言出必行的榜样。当年演此戏最有名的是郝寿臣与侯喜瑞,我没有看过,但是看过景荣庆的,也很满意了。趟马的身段固然是精彩的,更精彩的是曹操那种权臣的气势,那种权变的神态,令人久久不忘。看这戏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舞台上布满了实景,比如东一簇西一簇地放些禾苗的样本之类,曹操还有趟马的余地吗?还有什么身



张君秋在《女起解》中饰苏三

段动作好做吗?张绣的戏在于要刻划出那种忍辱含垢的心态。当他领命要去校场布置军事演习,等待曹操检阅时,手中的那面“令旗”放在背后,摇晃不定,反映了他内心的愤恨不平。花旦邹氏的戏自然是寡居多年后的“思春”情态。武丑胡车是在盗戟时所显露的轻功。还有一个戏虽不多却很重要的人物是典韦。当年杨小楼情愿不演张绣而要演典韦,就是要在一招一式之间尽显典韦那种万夫莫敌的威风。后来的武生遵循杨小楼的路子要演就演典韦。看戏的人请注意两点,一是典韦的脸谱勾得如何?二是在张绣面前摆的功架如何?特别是眼神有没有藐视一切的样子。只要他在曹操的身边一站,就令人胆战心惊。如果能取得这种效果,典韦的戏就算演成功了。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6.这是另一种难得的天赋

与邓丽君小学同班的陈辉龙,因着功课很好而一直担任班长,他记得邓丽君小学的成绩并不怎么出色,就是国语还不错,数学成绩则常常挨打。以她这样的学历,日后却能有如此不凡的成就,在他记忆中有件事让他感慨良多:有一次,学校的游艺会有表演节目,当时班上演话剧,邓丽君演女主角,并于课后聚集在大礼堂排演。有一回,邓爸爸拿着卖剩的大饼去看她,顿时让她有些不好意思,一直推着爸爸出大礼堂,催促他回去。当时,负责他们排演的费则铭老师看在眼里,立即把她叫到一旁去,轻声责备她对爸爸的态度不对。邓丽君当下懊悔得哭起来,那泪水,有着对父亲的愧疚,有着对自己的谴责。穷,并不可耻啊!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爸爸何必这么辛苦呢?陈辉龙认为这个机会教育对她的一生影响很大,从这件小事的之后,再也没看过她对爸爸或对任何人有排斥或不敬的态度。

费则铭老师则津津乐道于她的表演天分。有一回游艺会演出,剧本描述一个受迫害而家破人亡的时代悲剧,有几幕戏是需要流泪的感人情节。当时他绞尽脑汁地指导小演员们哭得自然一点,挤不出眼泪就沾点口水来代替,没想到演女主角的邓丽君一下子就进入状态,胡琴声一拉起来,几秒钟内,热泪就很自然地滚滚流下来,当时他就觉得这小女孩的确不简单,她的泪水不是“应剧本要求”而演出来的,而是内心深处受到触动而自然流露,这样敏锐的“情分”也不是轻易能教出来的啊!

另一点让费老师十分嘉许的就是她的听力、悟力奇佳,当时没有所谓的歌唱班,在升学主义压力下,所有的音乐课也都没有好好地如期上课,想要唱歌也没地方学,都是听收音机或从留声机里放唱片来学歌。但只要她听过这首曲儿,不论搭配的人是用胡琴、用风琴、用口琴来配,她都能唱得来、配得好,她会自己融入歌曲中,感情的流泻从来不需要指导就能掌握得很好,这是另一种难得的天赋,或许也可以

2.隐瞒了“罗马人”的真实情况

罗全布上船检查,由于长时间停航无人保养,船壳锈迹斑斑、满目疮痍。就像一个耄耋老妇,老态龙钟,皱里巴叽,惨不忍睹。当然,外观还是次要的,揩掉一下,抹上油漆,好似一个女人可以涂抹脂粉。主要是船体,他发现钢板锈蚀严重。在第三货仓深仓右舷船壳钢板水下部分,有一条2米长的细微裂缝。当然,缝隙可以修补焊接。问题是将钢板钻洞测量厚度,发现钢板因严重锈蚀而减薄。从资料看,该船建造时船壳钢板厚度为18毫米,如今最薄处只有9毫米,整整少去一半!从黑海到中国,行程万里,跨越地中海和印度洋,这样的船怎能抗击风浪?他将情况电话报告幸运。辛老板不以为然:“我知道,不就差9毫米吗?”“什么!”罗全布叫起来,“9毫米呀,差不多有1厘米,说明船体钢板锈蚀得很厉害。”“知道,知道,”幸运完全是行家,“少了9毫米还有9毫米哩。”“你!?”“别急,听我说。”幸运打断他,“虽说薄了些,可这9毫米是钢板,不是塑料,也不是纸头、木头。几百年前咱们老祖宗郑和还驾着木帆船下西洋哩;你现在驾的是钢铁巨轮,就是稍为薄了些。”“你!?”“好啦,别说了。”幸运威严地打断罗全布,“虽然我没当过船长,可你知道,对船、尤其是旧船,我老辛多少还懂一些。”

罗全布知道这是事实,在龙阳姓辛的就是靠搞船起家。20年前“好运来”船务公司开张。搞船舶航运得有大本钱。可“好运来”注册资金只十万人民币,而且还是朋友帮忙临时借来。公司注册好,钱就转走了。幸运独辟蹊径,他低价收买废船,修修补补,再通过关系,贿赂港口海事船检部门,取得船舶航行证书,将废船起死回生。就这样倒腾,如今“好运来”从只有一台电话、一张桌子的皮包公司,变成拥有数亿资产的大公司。

“辛老板,我晓得你懂行。”罗全布说,“可你以前都是在中国近海,这次要航行地中海、过印度洋。”“还不一样嘛。”幸运慷慨地说:“除去原本说好的每月2000美元工资,我额外再给你一万美元奖金。”“这——”罗全布倒

没想到。“咋?嫌少?”好似在赌场上,幸运拉大嗓门:“好,再给你加一万!”“这——”罗全布不知该说什么。“啥这呀那的。”幸运以为他还嫌少,下定决心,“好,再给你加一万,老哥,三万美元啦,你这把老骨头去哪儿挣?得,就这么定了。你负责将船开回来。”“我——”罗全布退却了,想起什么,说,“光我答应不行。‘罗马人’原来的船舶适航证书早已经作废,尽管我认可想办法,像目前船的状况,要办新的适航证恐怕不行。”

“这你就别操心了。”幸运胸有成竹,“这事儿我会让公司办公室主任、我的助理小姐去办。她会弄一张一次性适航证。作为船长,你只要适航证申请书上船长一栏签字就行了。”

罗全布无言以对。他可以断然拒绝:不行!作为船长我不会签这个字。但没有,他没这气魄,确切说,他的良知被三万美元击倒。公允地说,罗全布不是那种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人;但如今他需要钱呵,很需要!他老伴没工作,去年中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看病,请人服侍都得花钱,费用高昂。这一切全靠他每月2000美元的退休金,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沉重的担子他把老骨头实在吃不消呵。钱!钱!他需要钱!有了三万美元,老伴看病的钱就有了。再说他也存着一种侥幸心理:“罗马人”虽说老了,可也许能顶过去。再说一次,就这一次!以后决不再干这样的事情。怀着这种自怨自责、侥幸的复杂心理,罗全布隐瞒了“罗马人”的真实情况,在一次性适航证申请表“船长签字”栏里,他颤巍巍地签下“罗全布”三个字。

经过一些小修小补,“罗马人”终于上路了,颤颤巍巍,抖抖索索。罗全布也像赌场上押上身家性命、巨额赌资的赌徒,一直惴惴不安。他在心里默默祈祷:老天爷,你保佑我们,让我们平平安安开回国。黑海——博斯普鲁士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爱琴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全都顺利通过。“罗马人”驶出亚丁湾,进入辽阔无边、风啸浪吼的印度洋。

印度洋的承诺

张士敏

